

徐以骅 张庆熊 主编

基督教学术 (第一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基督教

学术

(第一辑)

徐以骅 主编
张庆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学术. 第1辑 / 徐以骅, 张庆熊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8
ISBN 7—5325—3223—2

I. 基... II. ①徐... ②张... III. 基督教—研究
IV. 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6620 号

基督教学术(第1辑)

徐以骅 张庆熊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66,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223—2

B·378 定价: 2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序 言

自希伯来崇拜上帝的信仰传入希腊罗马文化区域之日起,基督教就与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哲学、法学、历史学、文学、逻辑学、语言学等相结合,产生了基督教文明。欧美的学术机构,在历史上均与基督教或基督教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而近代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教会大学。本书取名《基督教学术》,就是旨在发扬与大学相关的这种研究基督教的传统,以实事求是、充分说理、宽容自由的开放态度来研究基督教。

复旦大学向来有研究基督教的学术传统。复旦大学的创办人马相伯校长(1840—1939年)及后来的李登辉校长(1873—1947年)均曾研究过基督教,他们的著述至今读起来仍发人深省。改革开放以来,复旦大学属全国最早从事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学科研究和教学的高校之一,并取得可喜成就,其中哲学系尹大贻先生《基督教哲学》(1988年)一书堪称1949年以来大陆第一本关于基督教哲学的专著。

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本校从事宗教研究的教员担负着全校和各院系宗教课的教学和宗教专业硕士点、博士点研究生的培养任务。从1986年起,本校哲学系受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委托,曾举办多届宗教干部进修班,与我国宗教界建立了良好关系。从2000年起,本校哲学系开始招收宗教学专业的本科生,进一步推

动了宗教学的学科建设。

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春,是以本校哲学系为主、联合本校其他院系如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社会学系、国际政治系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目前本中心的主要研究课题涉及基督教哲学、教父神学、近现代西方基督教神学、圣经研究、宗教对话、美国宗教和中国基督教会史等领域。本中心自成立以来与海外二十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前后邀请近四十位海外学者来本校讲演和授课。在建立本校宗教研究资料室过程中,本中心得到海外机构和学者的大力支持。尤其是美国哈佛大学数位资深教授将个人有关藏书捐赠本校,令上述资料室增色不少。对促成此事的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和本校旅美校友黄勇先生,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为《基督教学术》丛书的第一辑,作者除本校的师生外,还有部分上海地区和海外的学者。目前国内已有多种有关基督教研究的刊物和丛书。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开辟基督宗教研究的新园地,反映有关研究成果,并增进与海内外有关学者的交流。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张晓敏、吕健和秦志华先生、上海《世纪》杂志社沈飞德先生、上海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沈德溶先生曾给予我们各种帮助,美国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和李氏基金会(the Li Foundation)为本书部分作者提供了研究费用,本书的顺利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单位和个人。不过本书的错误责任全在我们。

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徐以骅 张庆熊

2002年3月

作者简介

- | | |
|-----|----------------------------|
| 张庆熊 | 复旦大学哲学系、基督教研究中心 |
| 孙向晨 | 复旦大学哲学系、基督教研究中心 |
| 朱晓红 | 复旦大学哲学系、基督教研究中心 |
| 陆 炜 | 复旦大学社科部、基督教研究中心 |
| 张 纓 | 复旦大学哲学系 |
| 黄颂杰 | 复旦大学《复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基督教研究中心 |
| 徐以骅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基督教研究中心 |
| 黄 勇 | 美国库兹城大学哲学系 |
| 陶飞亚 | 上海大学历史系 |
| 卢龙光 |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 |
| 田文裁 | 全国基督教两会 |
| 毕范宇 | 已故 |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部分 哲学与神学

从本体论谈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思想之冲突和会通 ... 黄颂杰	(1)
基督教传统中的人性之争	张庆熊(19)
“神人之际”和“天人之际”	
——探索 and 比较《圣经》诠释和《易经》诠释的主导	
思想	张庆熊(38)
作为绝对精神的上帝:	
对黑格尔神学的海德格尔主义解释	黄 勇(60)
“启蒙”观的转型和基督教神学在现代的尴尬	陆 炜(87)
现代犹太思想中的上帝问题	孙向晨(108)
入世的神秘主义	
——论谢列贝克斯的宗教理论和现实意义 ... 朱晓红	(126)
“信仰是我的心灵、我的灵魂所需要的”	
——维特根斯坦的信仰表白	张 纓(140)

第二部分 历史与现状

神圣与世俗之间

——简析耶稣家庭宗教领袖的宗教观念 …… 陶飞亚(165)

金陵神学院史(1911—1961)(暂定稿)

…………… 毕范宇(Frank W. Price)著(182)

徐以骅 译

毕范宇《金陵神学院史(1911—1961)》(暂定稿)读后

…………… 徐以骅(240)

神学教育家赵紫宸

——兼论大学与神学教育 …… 徐以骅(256)

香港的基督教神学教育

——历史、现况、挑战 …… 卢龙光(283)

试述新教在华出版事业 …… 田文栽(308)

CONTENTS

PREFACE (1)

FIRST PART: PHILOSOPHY & THEOLOGY

An Ontological Rea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Huang Songjie(1)

The Controversy on Human Nature in Christian Tradition
Zhang Qingxiong(19)

“Between God and People” and “Between Heaven and People”
—A Comparative Reflection on Hermeneutic Threads in the
Bible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Zhang Qingxiong(38)

God as Absolute Spirit: A Heideggerian Interpretation of
Hegel's God – Talk Huang Yong(60)

The Transition of Enlightenment Ideology and the Dilemma
of Modern Theology Lu Wei(87)

The Concept of God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s

Sun Xiangchen(108)

Schillebeeckx on Mysticism in the Age of Secularization

Zhu Xiao Hong(126)

“Faith is faith in what is needed by my heart, my soul”

—Wittgenstein's Confession of Faith

Zhang Ying(140)

SECOND PART: HISTORY & PRESENT

Between Sacred and Profane

—The Religious Thoughts of the Leaders of Jesus Family

Tao Feiya(165)

History of 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1911 to 1961

(A Tentative Draft)

Frank Wilson Price(182)

Some Comments on Dr. Frank Price's History of Nank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Xu Yihua(240)

T. C. Chao as Theological Educator

—A Study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Setting

Xu Yihua(256)

Protestant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Challenges

Lo Lung Kwong(283)

History of Protestant Publishing Enterprise in China

Tian Wenzai(308)

从本体论谈基督教与中国 传统思想之冲突和会通

黄颂杰

—

基督教在二千年的发展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神学体系,用于阐述它的教义、信条。同时,基督教从产生起就吸取了希腊哲学,利用哲学来论述其教义,使哲学服务于神学。中世纪经院哲学是基督教哲学化的典型。近代哲学家反经院哲学,但并未从根本上反基督教。基督教从产生之日起就与西方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现当代哲学家指出了西方哲学具有神学的性质,反之,基督教也具有哲学的特性。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具有哲学的特性,都有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基督教的哲学特性中本体论至关重要,它是从理论上理解基督教的基石,讨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必须关注这个问题。

基督教神学本体论试图运用哲学的形态、逻辑的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论证上帝是宇宙的终极存在、最高本质、最终原因、绝对真理,也是尘世社会生活一切行为准则的最高衡量标准,是真善

美的最高体现。

基督教神学本体论与西方哲学思维模式一脉相承、密切相关。西方哲学的实体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一神论；基督教神学本体论又强化了这种思维模式。

西方哲学从柏拉图起就把世界二重化，或者说就设定了两个世界：可感知的世界与超感知的世界或理念世界，前者是非真实的，后者才是真正实在的。实际上，巴门尼德已经提出了这种思想，他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真理与意见的划分，即是二重世界划分的渊源。在他看来，我们日常感觉所及的世界是变动不居不真实的，是非存在，我们所能得到的只是意见，那真正的存在是唯一的不动的圆满的超感觉的，凭思维才能达到，是真理。亚里士多德则反对柏拉图的这种划分，强调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当他把存在之为存在作为研究的对象，用四因说来解释事物之存在时，最终又归结为“形式的形式”、“第一推动者”、神等等，这实际上已从可感的现实世界超越到了形而上的世界，也就是回到了柏拉图的思路上。从柏拉图到黑格尔，西方哲学的主流是建立在这种二重世界划分的基础上的：可感世界与超感觉世界，经验世界与理性世界，事实世界与逻辑世界。这二重世界的划分也正是基督教的立论根据，因为上帝正是属于超感知超经验的形而上世界的。基督教关于世俗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划分正是和西方哲学中这种二重世界的划分相对应的，基督教的上帝和西方哲学的终极存在、最高本质、最终原因、最终目的、至善理念等等是相对应的。

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形成的，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教义方面的新问题，如“三位一体”便是其中的重要问题。犹太教认耶和华为唯一的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至尊）神。基督教认耶稣为救世主（弥赛亚，基督），耶稣是耶和华神使童贞

女玛利亚怀孕生下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弥赛亚,是神。耶稣又是“道成肉身”(Incarnation,耶稣基督在世界尚未创造前便与圣父上帝同在,即是上帝的“道”或“逻各斯”,圣父上帝因世人犯罪无法自救,乃差遣他来到尘世,通过童贞女玛利亚而取肉身成人,故名道成肉身),是在尘世活动的。耶稣在基督教的创立、形成和传播中有着特殊的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可以说是沟通天国和尘世之间的桥梁。上面讲过,基督教立足于二重世界的划分,但基督教并不把二者完全隔离开来,而是力图使二者相通。没有耶稣也不可能有基督教。基督教在改革犹太教的过程中并不否定犹太教的圣经《旧约》,而是把它包含在自己的圣经之中,作为圣经的不可分的一部分。按照《旧约》,上帝只有耶和华一个神。耶稣既为耶和华的独子,也应是神。这样就产生了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基督教既遵循《旧约》的一神论原则,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即“三位一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耶稣基督(圣子)是否兼具完善的人性和神性,是否与上帝(圣父)同性同本质。耶稣基督的神人合一的本性一方面沟通了天国和尘世两个世界的划分,但同时也产生了如何论证、解释耶稣基督的这种神人本性的问题。因此,围绕“三位一体”或“三一论”,基督教内部发生激烈的争论,绵延数千年。当然,基督教把这个问题首先看作一个信仰问题,即认为三位一体是“奥秘”的启示,而非知识,不能靠理性,只能靠信仰去接受它。但是,仅仅当作信仰问题去解释会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缺乏说服力,不能满足人类理智的追求和需要。因此,有一批基督教教父试图从哲学方面进行论证,特别是利用柏拉图主义来论证三位一体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奥利金(Origen Adamantinus,185—254)。

教父们利用希腊哲学论证三一论,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把上帝观念与本体论上的 Being(存在)连结起来。在希腊哲学中本

体论上的存在是抽象的逻辑概念。把上帝指称为存在,就是把上帝的观念变成了本体论上的逻辑规定性的存在,也就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定,并可用概念分析方法解决圣父与圣子即上帝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既然不受时空限定,因此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就没有时间上的先后,从逻辑上说,父亲与儿子是相对而言的,父亲生了儿子才成为父亲,才是作为父亲的“存在”;还没有儿子时,父亲不成其为父亲,这个父亲便是“非存在”。上帝创造万物,是所有存在物的原因,我们可以说他是存在,否则便是非存在。从概念分析的角度看,“存在”(Being)包含有生成、展现的意义,把上帝指为“存在”,那么上帝产生圣子不过是上帝自身的“存在”的生成展现。奥利金把圣父上帝解释为纯粹精神实体,并用柏拉图的“分有说”解释万物与上帝的关系,万物从上帝那里“分有”存在,或由上帝创造出来。当然上帝首先创造圣子,但上帝产生圣子不凭外在活动,而凭他自身本性,犹如太阳产生光明。圣子是圣父上帝自身的影像,或者说是上帝的具体形象。圣父与圣子都不可见,圣父是不可见的精神本体,圣子是不可见的精神存在,他们是同一个上帝的两种不同形态。奥利金在这里是运用了新柏拉图主义关于本体高于存在的观点。但上帝为了让人感知他的恩典,将圣子的不可见影像肉身化为耶稣基督,显示于世人。奥利金对三位一体说的哲学论证并不完善,也并不完全符合后来的基督教正统教义,但他提示了基督教在解决对自身生存发展有关的问题时,除了通过信仰,也要利用哲学本体论。而且这种运用本体论于宗教问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以致基督教神学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几乎离不开本体论;反之,哲学本体论也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成熟,两者变得不可分离。

在早期基督教教父中更为自觉地利用哲学本体论来解释教义的当推奥古斯丁(A. Augustinus, 354—430)最为典型。他是基督

教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构造了他富有个性的神学体系,他关于上帝创世和时间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哲学本体论特色。他把上帝创世解释为是从无中生有的过程。他还认为上帝创世是在“瞬间”而不是在“六天”之内进行的。上帝创世也不用任何工具,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不经上帝创造而存在,时间空间也是上帝创世的结果。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创世所用的是“道”,即言语,道不在时间中,故上帝也不在时间中创世。作为上帝的言语,“道”是与上帝同在的,是永恒的,当然不同于我们用耳朵听到的在时空中的言语。奥古斯丁主张上帝瞬间创世说,因为他把全部时间都归结为“现在”,现实存在的时间只是“现在”的延续,而时间的存在就是对它的知觉过程,时间的流逝就是被知觉与度量。过去和将来都不是现实存在的,都不过是知觉或度量现在的一种方式。时间是上帝的心灵的延伸,上帝的心灵是永恒不变的,只有“现在”,作为上帝创造的时间也是现在的连续延伸,因而上帝能在瞬间创造出持续长久的时间。上帝在瞬间创造的是世上一切事物的“种质”,这些种质在时间的延续中展现为各种有形物。奥古斯丁在建立基督教神学过程中明确提出要利用古希腊哲学,而本体论则是其中的核心。当然,在基督教神学中利用并发展本体论哲学最为成熟和体系化的当推 11 至 13 世纪的经院哲学,其中又以安瑟尔谟和托马斯·阿奎那最具代表性。

安瑟尔谟(St. Anselmus, 1033—1109)以提出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著名于史。这一证明大致可归为这样一个三段论式推理:上帝是一个我们所能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东西;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不仅存在于心中(思想中),而且也在实际上存在;所以上帝是实际的存在。安氏在这个证明中所用的完全是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证明,即概念分析的方法,其结论“上帝的存

在”是从作为前提(出发点)的“上帝”概念的意义分析中推演出来的。安瑟尔谟的上述证明在当时就遭到人们的反对,西方哲学史上围绕着这个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发生的争论持续不断。笛卡儿继承了安氏的证明,从上帝观念的绝对完满性推导出上帝的实际存在。康德则批判了这个证明,指出不能仅凭对上帝概念的先天分析推演出上帝的实际存在。因为肯定某物存在的命题都是综合命题,关于上帝是否存在也是综合命题,就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而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关于上帝的经验。^①尽管遭到批评和反对,安氏的证明在西方神学和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充分证明了基督教神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安瑟尔谟试图用哲学为神学服务,用理性来证明信仰,论证基督教教义,显然是为了使基督教能植根于理论思维之中,更具理论和知识的形态,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是中世纪经院神学—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明确地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用哲学的推论来论证基督教信仰。在他看来,上帝是存在与本质的同一。上帝作为最高实体没有存在与本质之分,上帝的存在确信无疑。但是,他反对安氏的“本体论证明”,因为他认为观念不是存在的原因,从无与伦比的上帝概念不能推出上帝的实际存在。就是说,用先天性的方法证明上帝存在是无效的。他提出,上帝存在的证明必须从我们所熟知的上帝所产生的种种结果的经验事实出发,推知它们的原因,必定能追溯到一个终极原因。这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后天性的证明。他指出,这种从结果推导原因的后天证明方法,只能证明上帝存在,但不可能完全知道上帝的本体。托马斯用这种方法提出了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一是依据事物的运动,推知必有一位“不受动的推动者”,即第一推动者上帝。二是依据事物的动力因,推知必有“一个最初

的成因”即上帝。三是依据可能性与必然性推知必有一个终极的必然存在,它自身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从外接受必然性,它反而使其他事物获得必然性。这个众物的必然存在的终极原因就是上帝。四是依据事物完善性的等级推知万有之中必有“一个善性及一切完全的原因”,这就是上帝。五是依据自然的目的性推知必有“一个智者来统制万物向其目的”,这就是上帝。^②上述证明大多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第一推动者”、“第一因”、“目的因”等,后人也将此五种证明归结为“因果律的证明”(或“宇宙论的证明”)和“目的论的证明”。

尽管经院神学一哲学内部纷争不断,但在基督教本体论化这一点上有许多相似乃至共同之处。如与托马斯主义相对抗的司各脱主义便是如此。约翰·邓·司各脱(J. Duns Scotus, 1265—1308)在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托马斯的观点,但他吸取了托马斯关于上帝存在的后天性证明,先证明上帝是“第一存在”,然后证明作为第一存在的上帝必然是“无限存在”。同时,他也采纳了安瑟尔谟关于上帝存在的先天性证明,不过他以上帝是“无限存在”取代了“无与伦比”,并以“无限存在”作为大前提,推演出上帝存在的结论。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M. Luther, 1483—1546)和加尔文(J. Calvin, 1509—1564)等改革家对正统基督教教义提出新的解释,形成了新教学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各派新教,但并未否定基督教神学本体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日趋衰落,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中更遭到毁灭性打击,但基督教依然是欧洲各国不可动摇的精神支柱。在19世纪末复兴经院学术的运动中,其头号理论家马利坦(J. Maritain, 1882—1973)在为天主教建构托马斯式的思想体系时,把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置于首位。

如上所述,历代基督教思想家始终十分重视神学本体论,他们